



伯圆长老

从母爱说开去

《南洋佛教/82》29.02.76

在二千五百年前，印度的王舍城有个妇人名叫诃利帝，是个食人的夜叉，故亦名鬼子母，凶残成性，时常扑杀别人的孩子而食之，但对自己的儿子却又非常的爱惜，由於她勇健轻捷，人民苦之。

佛陀为了拯救人民，逐把他的其中一个孩子抓起，诃利帝晓得了，拼命向佛陀索还其子，由於佛光极强大，诃利帝无法冲前，只是哀求痛哭，恳求佛陀赐还其子，是时佛陀对她说：

「别人带走你的孩子，你便哭哭啼啼，惊天动地，别人的孩子你却扑杀食，任人痛哭，无动于衷，这是多麼的残忍，人是父母生的，被你所残害的孩子的父母又何尝不更加痛哭万分」？结果诃利帝为佛陀的慈悲感化，改邪归正，而修五戒。这是一个凶残的异类，亦具母爱。

记得小时候上树去采桃，一不留心，脚底一滑，头上脚下撞落，半腰横扫在沟渠的石上，眼一翻，僵在那里，母亲听到，冲出门口，嘴里一喊，脚下一软，同样也是跌倒地上。到现在想起前尘，记忆犹新，可见母爱是如何的伟大，母爱是最宽大，也最彻底的，完全基於人类天性的自发，没有任何条件。

勿论谁的母亲，如果听到别人恭维自己的儿女，是个如何的好孩子，既聪明，又诚实。其实这只是几句好言语，但做母亲的听後，便如站在阳春的园地里，满怀希望和喜悦。假使我们是个不肖儿女，动不动就惹事生非，我们的慈母会从半夜惊魂，梦里惊叫起来。这种情形在有情界里，其他动物也许没有这种精神上沉重的负担，唯一号为万无之灵的人类，却是风雨悲秋，陆放翁有谓：「流芳遗臭尽书生」我们也可以说：「慈闱苦乐尽吾人」

人生的志愿

一个人勿论谁都应该有个志愿，人的志愿有如航海的南针，有了确定的航海路线，不管其海路的距离多远，最後一定会达到其目的地。如果没有正确的志愿，便是没有人生理想的目标，只是随风逐流，好比没有一定方向，随风漂流的孤舟，万一撞上危礁，人生一切的希望都付诸流水。

开汉朝基业的刘邦，原是一个无赖汉，不事生产，而又好酒色，有时没钱沽酒，便向酒肆去赊欠，醉时随处放翻身驱，像这种行藏，如後来没有立志奋斗，谁都不敢预料，他是开汉朝基业，传二十四主计四百二十二年的开国之王。後咸扬，〈陕西省长安县东北的地方，古为秦时的政治中心〉，看到秦始皇出游的仪仗队的

壮观，喟然太息曰：「嗟呼！大丈夫当如此也」。这是一个出身极平凡，而且不检细行的人，只凭一个志愿，竟能以一个布衣而灭强秦。

这是做皇帝的志愿，但并非人人都应该立个做皇帝的志愿，不过每个人都有各人不同的志趣，读书的人，跨进校门，有的好物理，有的选医科，虽是分门别类，随各人志趣所投，但结果都离不开为一己立业，为人民服务而出发。从旧时做皇帝的志趣，到今日社会的劳动阶层，都有各人所不同的志趣。做田的，从微风吹过田亩的绿浪，到盈野的稻花香，农人们便觉得很满足，因为这些绿浪，这些稻香，都是他们的汗粒沃成。从农夫，到建筑工友，店员与教育界，或宗教家，各人所站的岗位，是否都能够利己，又能利人，但最起码的条件，为了自己的生存，仍须尊重别人也要生存，不应妨碍他人的生存，这才是有意义随著各自志愿所建立的正确人生。但人们对于人生希望的视野，其范围广狭不同，但唯一的共同点都有个家。

家庭的幸福

人之一个家，犹如鸟之一个巢。笋子的「劝学篇」里把这个问题比喻得很好：「南方有鸟焉，名曰蒙鸠，以羽为巢，而编之以发，系之苇苕，风至苕折，卵破子死，巢非不完也，所系者然也」。他的意思是说：南方有一种鸟，名叫蒙鸠，它们用些羽毛之类做成小巢，以一些织微如发的东西，系於软弱的芦苇上，遇著大风一吹，把芦苇吹断，鸟巢随之摔了下来，鸟卵破了，小鸟也摔死了，这并不是鸟巢不好，而是所寄托得背景靠不住。吾人不管是男是女，都希望有个安定而幸福的家，尤其是年青人，无不懂憬著，有个理想的对象，男的希望得个贤妻良母型的伴侣，能管家又能体贴丈夫，男的这样想，女的又何尝不是希望有个美满的归宿。同样希望有个好丈夫，对家庭负责，对妻子恩爱，巫山的云永远在自己的园地里轻飘，不会走到别人的园林里去偷窥：「人面桃花相映红」。不过人类的缺点，不论男或女，都只知向对方想，不会先检点自己，是否也是个贤良的对象。假使我们自己原是一个撩红偎绿的人，生活有如江心漂流的落叶，三家寮房，四家鼎灶，随流奔逐，浑身积垢，随时都可惹祸上身，万一碰上人生的轮蹄出了轨，不但自己毁掉，连家庭也要受累，便如摔落的鸟巢，这是很不值得的。可见家庭的幸福，是建立在自爱的上头。

为人的自爱

春秋时齐国的宰相晏平仲，有一天出门去，经过他马夫的门口，马夫的妻子刚好从门缝中看到其丈夫策马而过，看其神气显得十分得意扬扬，回头来看看晏平仲坐在马后的车里，却满怀谦虚的样子，毫无自满的气概。等到马夫公毕回到家里，他的妻子向他请求离婚，这突如其来的要求，使这位马夫觉得莫名其妙，说是好好的，无缘无故，怎的提出离婚，到底是什麼意思？这时他的妻子把事情说出：说：「晏平仲德身躯长不满六尺，身为齐国的宰相，各倾各国的诸侯。但看他的样子毫无自得的意思，且非常的谦虚下士。今看你身長八尺，不过做一个人家车前御马的仆从，却显得骄气凌人，得意扬扬，使我非常失望，所以向你要求离婚」。从这一天起，这位马夫一改前态，为人非常谦虚恭克己，晏平仲觉得很奇怪，追问之下，马夫便把他的妻子要求离婚的真相和盘托出。晏平仲很赏识他知过必改的勇气，遂即

保荐他做个官。

〈出于史记管晏列传〉。晏平仲，亦名晏婴，莱之夷维人，〈即山东之莱洲〉，为春秋时齐国的名相，曾事过齐灵公，齐庄公与齐景公三代，生平以节俭力行，为齐之敬重，虽是做个宰相，食不注重肉食，妻子不穿华丽的衣服。在朝公正不阿，为历史的贤相。

像晏平仲马夫这种家庭背景的人，在今日的社会，还是很多，问题在於做丈夫的肯不肯接受妻子的劝告罢了。一个人不管他是属社会上那一层或那一界的人，但只要平时肯关怀家庭的幸福，与儿女的责任，可能不会去随流而趋。同时一个自爱的人，一定乐于接受良友或家庭的规劝，不但不会忠言逆耳，且勇于知过必改，这样才是一个自爱的好青年，也是建立人生幸福的桥梁。

社会的风气

东莱博议一书里有说：「观政在朝，观俗在野，政之所及者浅，俗之所得者深……入中牟之野而见「驯雉」之俗，则已知鲁恭之政矣」。中牟是地名，即今河南省的中牟县。鲁恭是东汉时的平凌人，字仲康，曾做过中牟县的县令，专以道德化导人民，结果中牟的人民受其德化的薰陶极深，人民相处的生活完全纯於仁爱的风气。在东汉的建初七年〈公元八二年〉，螟虫为灾，独中牟一县未为螟虫的侵袭，所谓：「螟不入中牟」。螟是一种侵袭稻草的害虫。专蛀食稻茎之髓部，稻田一遇螟虫，不用几天，稻茎全部萎黄。其虫一来数不清的成千成万，为农田的威胁性极大。是时河南尹袁安，不相信有这回事，邻县全被螟虫为灾，单独中牟螟不过界，那有这种奇迹。特派一个专使到中牟去实地视察，其人到了中牟遍观田野，憩於桑树下，适有一只雉鸟过其前而止其旁，旁有儿童，其人曰：「儿何不捕之」？童曰：「雉方将」！其人惊叹而起曰：化及鸟兽，豎子有仁心，螟虫果不入中牟也。

这是说政治所施行的，只是一种肤浅的表层，如在民间的风俗加以德化的陶冶，其所得的效果是较深远的。所以说：好的政治不一定会转移不好的风俗，但好的风俗却可以挽救不好的政治。可见社会风气的好坏，对于人民生活的影响是有极大的关系。

人生原有的心田，原如一潭秋水，如不渗进颜料，什么时候都是雅洁澄清的，无如人类的妄尘与物欲德融汇，便产生不同颜色的人生观点，也就缘成好与坏的两面不同的社会环境。从人民自尊自爱所激发的人生社会，其社会的风俗民情一定会呈现出一片庄严的光彩！如从自暴自弃所影射出的坏风气，其社会一定会阴影丛生。时局与兴衰，民族的盈亏，完全基於人民的本身有无德育与自爱的风气而转移。

蚊子与沟渠

一只蚊子叮在我们的面颊上，我们便下意识地一巴掌打去，等到蚊子飞到腿上时，也同样一巴掌打去，这固然也是一种驱除蚊子的最直截办法，但我们为了驱除蚊子的为害，只是在吾人的身上看到蚊子叮落时，便这样的打来打去，那不是根本的办法，要除蚊子应该从清洁沟渠，和会生蚊子的浊水中去打发，不然的话，打到弥

勒下生，还是嗡嗡在耳。现在的人们，好像只是怕蚊子，却不想清洁沟渠。

在数十年前，外国的人，尤其是，其国旗不落日的英国人，他们来到我们东方的国家，扮个自命不凡的优秀民族，确是精神饱满，体格魁梧，饮食穿著卫生等方面，好像都是超然另具一格。还有一种，他们不抽鸦片。凡是东方风景好，空气佳的地方，多半都有他们的足印，和他们所住的洋房。当时他们虽是惯打其他人民，尤其是东方人民的算盘。如撇开恩怨不说，他们给人的印象，是自尊与自爱的，没有自暴自弃的坏习惯。所以是时他们站在东方人民的园地里，确会显出与众不同。回头来看东方的人民，有的横在床上，吞云吐雾，鸦片抽得形枯骨立，社会的阴沟里所流出的嫖赌饮吹，样样齐全。什麼叫做民族的骨气，国家的庄严，全部付诸流水。有的阿外逢拍，出卖灵魂，弄得国魂瘫痪，人民成为东亚的病夫。有如隆冬的寒岩，一望残枝败草，毫无生意，唯一的本事，便是欺负自己人，很令人气结。想不到数十年後的今天，英伦的嬉皮士，却代替了东方的鸦片鬼。人间的盈亏否泰，只有托诸因果的循环了。

结论

有时在街头上看到许多孩子的面孔与肤色，确是有点不同，你若指著他们来问，他们也会说出，我是苹果他是橙，如再进一步问他们，黄河流水的颜色，和恒河细沙的形状，他们会对你瞪著两眼，摇头说：「达道」！但是你问他们巴生河的流水，他们会不加思索的告诉你，经过天桥，直向坤成中学弯出去。真的他们生於斯，长於斯，勿论从生活上，或认识上，他们对国家与友爱的观念是一元的。如果硬把这些面孔与肤色来分别你是苹果我是橙，那未免太勉强。

我们如希望下一代，能过著和平相爱的环境，那一定要从这一代做起，我们应该要负起做到，上梁正，下梁不歪的净化人间。因为国家繁荣，与社会的安定与否，完全基於吾人的本身，肯否负起立己而立人的德化人间的先锋。假使我们今天青楼，明天赌馆，既不孝养父母，又不爱护儿女，却又希望兰薰桂馥的子孝孙贤的福星拱照，那不但是缘木求鱼，且为暗沟浊流的制造者。因为勿论任何藉口为消遣的坏习惯，都是下一代的染缸。若不从人类固有智慧去启发，绝难冲淡今日人欲奔放的狂潮。